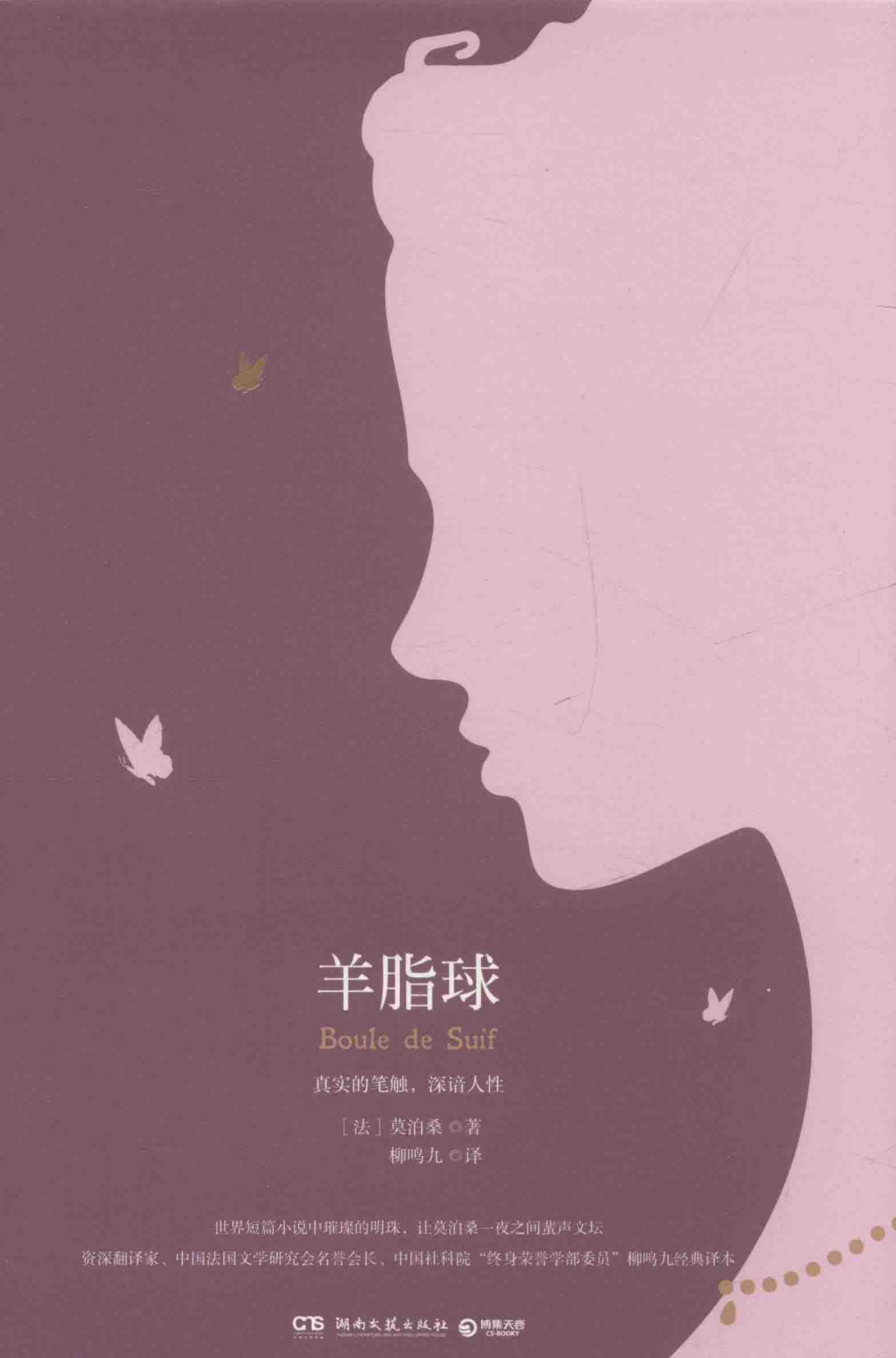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羊脂球

Boule de Suif

真实的笔触，深谙人性

[法] 莫泊桑 ◎ 著

柳鸣九 ◎ 译

世界短篇小说中璀璨的明珠，让莫泊桑一夜之间蜚声文坛

资深翻译家、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，中国社科院“终身荣誉学部委员”柳鸣九经典译本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明雅天卷
CS-BOOKY

羊脂球

Boule de Suif

[法] 莫泊桑 ◎ 著

柳鸣九 ◎ 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羊脂球 / (法) 莫泊桑 (Maupassant, G.) 著; 柳鸣九译.
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404-8691-4

I. ①羊… II. ①莫… ②柳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近代
IV. ①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0827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名家经典·短篇小说

YANGZHIQIU **羊脂球**

著 者: [法] 莫泊桑 (Maupassant, G.)

译 者: 柳鸣九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邢越超

特约策划: 王 维

特约编辑: 朱冰芝

营销支持: 李 群 张锦涵 傅婷婷

装帧设计: 梁秋晨

内文排版: 百朗文化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268 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691-4

定 价: 42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目录 | contents |

羊脂球	001	083	两个朋友
我的叔叔于勒	040	090	骑 马
月 光	048	097	西蒙的爸爸
幸 福	054	106	在一个春天的夜晚
戴奥菊尔·萨波的忏悔	061	111	戴丽叶春楼
在旅途上发生的爱情故事	069	139	小狗皮埃罗
一个诺曼底佬	076	145	瓦尔特·施那夫斯奇遇记

勋章到手了	154	233	壁柜里的孩子
绳 子	160	241	港 口
小酒桶	167	251	一次郊游
烧伞记	173	263	爱 情
一个儿子	182	269	一家人
莫兰这头公猪	193	295	修软椅的女人
一个农庄女工的故事	206	302	项 链
珠 宝	225		

羊脂球

一连数日，败军残部乱哄哄地从城里穿过。这哪里还像军队，简直就是一群零乱不堪的散兵游勇。一个个胡子拉碴，脏乎乎的，军服破破烂烂，既无军旗，又无番号，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前走。他们都显得垂头丧气，精疲力竭，而且脑子也麻木了，不能思维，没有主意，仅凭简单的惯性，机械地移动脚步，只要一停下来，就会因为太累而倒在地上。看起来，这些被征入伍的，大多数本来都是生性平和、与世无争、安分度日的年金领取者，而今一个个被枪支压得腰弯背驼；另外还有一些年轻力壮的国民别动队队员，他们容易激昂慷慨，也容易惊慌失措，随时准备冲锋陷阵，也随时准备仓皇逃命；同时还零星夹杂着穿红色军裤的士兵，他们是不久前在一次大战役中被击垮的某师团的残余；也有一些穿深色军装的炮兵，同形形色色的步兵并列往前走；偶尔，还有个把头戴闪亮军盔的龙骑兵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跟着负荷较轻、走路较为轻快的步兵，显得格外吃力。

随后，一批批游击队员也穿城而过，每队都有一个英勇神武的称号，诸如“报仇雪耻军”“公民掘墓团”“英勇敢死队”，等等，但他们的神情作态却像是土匪。

这些游击队的长官，过去都是布商、粮商、油脂商、肥皂商之类的生意人，时势造英雄，凭着有钱或蓄了长长的唇髭，就被任命为军官。且看他们全身披着法兰绒军装，佩戴军衔，说起话来声音洪亮，老见他们在讨论作战方案，出言不凡，自称法兰西的胜败存亡全系于他们的肩上。但他们对自己手下的士兵却心存畏惧，因为这些兵痞本来就是偷鸡摸狗之徒，

闹起来命都可以豁出去，而且抢掠奸淫，无所不为。

有传闻说，普鲁士军队很快就要占领鲁昂城了。

两个月以来，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城郊附近的树林里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人的动静，有时还神经过敏地误击自己的哨兵，有时荆棘丛里有一只小兔稍动一下，他们就准备浴血奋战。可是，普军即将进攻的消息一传来，他们就纷纷逃回家了。他们的军服、枪械、装备，所有这些威风凛凛、杀气腾腾的行头，原来还被用来吓唬方圆三法里之内的路碑，现在都不翼而飞、丢失不见了。

最后一批法国正规军总算渡过了塞纳河，准备从圣塞威尔与阿夏尔镇方向退守奥德梅桥。殿后的是一位将军，他由两名副将陪伴左右，也是徒步前行。他神情沮丧，率领着这支残兵，实在无力回天，一个善于征战、攻无不克的民族，竟然惨遭大败，全线崩溃，他本人陷身其中，岂能不沮丧懊恼。

法军既撤，随后城中便是一片沉寂，在静悄悄而又惶惶不安的气氛中，人们等待着即将降临的事。许多大腹便便的生意人，早已在商场上磨尽了男子汉的气概，正惴惴不安地等候占领者的到来，但一想到普鲁士人也许会把店里的烤肉铁杆与切菜刀误认为是武器，又不由不胆战心惊。

生活似乎停顿了。商店都关门停业，街上寂无人声。偶尔有个把居民上街，也被这种沉寂吓了一跳，旋即沿墙根匆匆离去。

等待所引起的焦虑不安，反而使人盼望敌军早日进驻。

就在法军撤离后的第二天下午，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几个普鲁士轻骑兵，疾速穿城而过。没过多久，从圣卡特琳山坡上来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马，与此同时，在通往达尔内塔尔与布瓦纪约姆的两条大道上，另有两大股侵略军潮水般地涌现出来。这三支大军的先头部队，恰好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合。随后，德军大部队就开到，从周围的大街小巷里鱼贯而出，一营营排列整齐，迈着沉重而有节奏的步伐，踏得石板路面嘎嘎作响。

一种陌生而喉音很重的口令声，沿着那些看似空荡而死寂的房舍升

起。其实，此时在那些紧闭着的百叶窗后，正有无数双眼睛紧盯着进驻的胜利者：他们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人，可以根据“战时法”任意处置全城人的生命财产。居民们躲在自家昏暗的房间里，惶恐不安，胆战心惊，如同遇到了洪水泛滥与强烈地震，任凭有什么智慧与能耐，都无能为力。诚然，每逢事物的秩序被打乱，安全不复存在，人类的法律与自然的法则所保护的一切，遭到某种疯狂而凶残的力量的摆布时，人们都会产生这种惶恐感、战栗感。大地震将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之下，泛滥的洪水冲走了被淹死的农民、耕牛以及房屋的梁木；同样，打了胜仗的军队就要屠杀继续自卫的人，要押走俘虏，要以战刀的名义进行掠夺，要用大炮的轰鸣向上苍表示感恩。所有这些可怕的灾难埋葬了我们对永恒正义的信念，使我们不再像有人教导的那样，去信赖上天的保佑与人类的理性。

在每家每户的门口，都有人数不多的德军小分队在敲门，接着，他们就进入屋内。这就是入侵之后的占领。战败者的义务由此开始，招待战胜者，当然必须和颜悦色，温良恭顺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敌军入侵后的初期恐怖消失了，城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气氛。在许多家庭里，普鲁士军官都与主人一家同桌吃饭。有的军官很有教养，出于礼貌，还对法兰西表示同情，说自己参加这场战争，并非自愿，心里实在是反感。普鲁士军官竟有这份情感，房主一家自然感谢不已，何况说不上什么时候，自己还得仰仗他的保护呢。再说，把他侍候好了，也许可以少给几个士兵供饭。既然好事坏事都取决于他，那又何必去冒犯他呢。真要去冒犯他，那就不是勇敢，而是鲁莽了。想当年，鲁昂城的市民确曾鲁莽过一次，英勇保卫了这座城市^①，使它名扬四海，但物换星移，今非昔比，鲁昂人再也不会犯此种鲁莽的毛病了。从法兰西的处世智慧中，他们总结出这么一个至高无上的结论：只要不在公共场合跟敌国士兵亲近热乎，在自己家里客气一些并不为过。于是，在外面，彼此装作不认识，但一到家里，就谈笑风生，每天晚上，大家围炉而坐，德

国人久久也不离去。

即使是这座城市本身，也渐渐恢复了和平时期的常态。法国人固然不大出门，但普鲁士士兵在大街小巷到处可见。况且，那些蓝色轻骑兵的军官虽佩戴着又长又粗的杀人武器，在马路上大摇大摆，其实他们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，并不比去年在那些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轻装兵更为盛气凌人。

不过，空气中多了点什么东西，某种不可捉摸的、陌生的东西，某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异样气息，这种气息扩散开来，无孔不入。它充斥于每家每户之中，广场街道之上，它改变了饮食的味道，使人仿佛觉得离家远行，来到了野蛮而可怕的部落。

战胜者索取钱财，贪得无厌。城里的市民无不如数缴纳，幸好他们确也殷实富足。不过，诺曼底商人越是有钱就愈加吝啬，越舍不得拔毛出血，只要看见自己的财富有一点落进他人手里，就特别心疼。

但是，出了城，沿河往下走两三法里，到克鲁瓦塞、迪耶普达尔或比萨尔一带，船长与渔民经常从水底打捞上来穿着军服的德国人的尸体。他们有的是被一刀砍死的，有的是被人踢死的，也有被石头砸死的，或是被人推下水淹死的，都已经被水泡得肿胀了起来。河底的淤泥掩藏着不少此类野蛮而合情合理的地下复仇行为，这些无名英雄不声不响地抗敌，比光天化日之下的战斗更要危险，但又得不到扬名天下的荣耀。

因为凡是对外敌的仇恨皆有无穷的感召力，总能造就一些英勇的义士，他们全都出于信念而视死如归。

虽然普鲁士人侵占了全城后实施了铁腕统治，但并没有干过任何一件传闻他们在进军中所犯的那类暴行。于是，城里的市民胆子壮起来了，当地商人重开买卖，招财进宝的欲望又蠢蠢而动。有几个商人原本在勒阿弗尔港有大笔投资，那个港口至今还在法军的手里，所以，他们打算从陆路先到迪耶普，然后再乘船去勒阿弗尔。

他们利用所认识的几名德国军官的关系，从占领军司令部获得了离城

特许证。

于是，一辆四匹马拉的旅行大马车整装待发，有十位客人订了座位。他们决定星期二早晨天亮之前就动身，以免招路人围观。

几天以来，气候寒冷，地面也冻硬了。到了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光景，北风猛吹，刮来大片大片的乌云，大雪纷飞，从傍晚起一直下了一个整夜。

凌晨四点半，旅客们都聚集在诺曼底旅馆的院子里，他们要在这里上车。

一个个都睡眼惺忪，身上披着毛毯，却还冻得浑身发抖。在一片昏暗中，彼此看不清楚，身上又都穿着臃肿的冬装，看上去就像身着教士长袍的胖神甫。有两个男人终究还是认出了对方，第三个人也凑上去，于是，他们就谈开了。一个说：“我这次带老婆一道走。”另一个说：“我也一样。”第三个说：“我也如此。”第一个又说：“我们再也不回鲁昂了，如果普鲁士军队再逼近勒阿弗尔，那我们就去英国。”三人的打算不约而同，如出一辙，实在是气味相投。

但是，迟迟不见有人前来套车。一个马夫手提一盏小灯，不时从一扇黑洞洞的门里走出来，又立即钻进另一个门洞。马厩的地面上有垫草与肥料，马蹄磕地的声音就不响亮了，从屋里传出一个汉子骂骂咧咧地跟牲口说话的声音。一阵轻微的铃铛声表明有人在搬弄马具，这轻微的声音很快就变成了清脆、持续不断的颤音，节奏随着牲口的动作而有所变化，有时寂静无声，有时又突然猛响一阵，同时伴随着马蹄磕地的沉闷声。

那扇门猛然关上了。一时鸦雀无声。那些有钱人冻得发僵，也都沉默下来，直挺挺地待在那里。

绵绵不断的雪花织成了闪闪发亮的帷幕，徐徐向大地降落，使万物模糊不清，给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像泡沫一样的雪花。全城一片寂静，一切声响都被严冬埋葬了，只听见雪花落下时的窸窣之声。它微细不清，飘忽不定，与其说是声音，不如说是感觉，这细小轻微的动静，仿佛充塞

了整个宇宙，覆盖了世界大地。

提风灯的那人又出现了，他牵来一匹垂头丧气、不愿受驱使的马，把它拉到车辕前，系上绳套，转悠了好些圈，总算把马具套好，因为他一手提着风灯，只有另一只手可以干活。正当他要去牵第二匹时，他注意到旅客们全都站在那里不动，身上都飘满了雪花，便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怎么还不上车，车里至少可以避避雪。”

显然，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一点，一听此话就一拥而上。那三个男人先把自己的妻子扶上车，随后也跟了上去。另外还有几个形貌模糊的人，也上车在空位子上就座，一言不发。

车厢的底板上铺了麦秸，旅客都把脚插了进去。坐在里头的那几位太太，带了烧炭暖手的小铜炉，她们点燃其中的化学碳，开始低声数说这种暖炉的优越性。其实她们如数家珍所说的种种，都是老生常谈，无人不晓的。

马车终于套好了，原定四匹马拉，考虑到路滑难拉，又加套了两匹马。这时，有人在车外问道：“人都上齐了吗？”车里有人应道：“全上来了。”于是，马车就出发了。

马车慢吞吞地前进，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，轮子陷在积雪里，整个车厢咯吱咯吱作响，像是在呻吟哀鸣。拉车的马老是打滑，气喘吁吁，全身冒热气。车夫不断甩响他的大鞭，鞭子四面飞舞，颇像一条长蛇，时而蜷缩，时而伸展，突然一下，长鞭抽在一个滚圆的马屁股上，那马的臀部便往上一拱，用力拉车。

不知不觉间，外面天已经亮起来了。那漫天飞舞的大雪，刚才还被车里一位在鲁昂土生土长的旅客形容为棉花雨，现在已经停了。一道昏暗的光线从云层里透出来，在厚重乌云的反衬下，雪野显得格外明亮耀眼，地面上时而闪现一排着霜衣的大树，时而出现一座戴雪帽的茅屋。

马车里，借着黎明这种清幽的光线，旅客们开始好奇地互相打量。

车厢里头最舒适的座位上，是大桥街一家葡萄酒批发商行的老板乌先

生及其太太，他们面对面坐着，正在打瞌睡。

鸟先生从前给人当伙计，趁东家做生意失利破产，把店铺盘过来，从此就发了财。他经常以极低的价格，把劣质酒批发给农村的小贩。因而，在朋友与熟人的眼里，他是个狡猾刁钻的奸商，是个脸上笑嘻嘻、肚子里全是花花肠子的地道诺曼底佬。

他的奸商名声已经家喻户晓，以致成为了公开的笑料。兹有一例：在省府某次晚会上，本地的骄子图奈尔先生，他文思敏捷，见地犀利，专爱编写寓言与歌谣，当时见与会的女士们无精打采，困意甚浓，就拿这位奸商开涮，他提议大家来玩“鸟飞”游戏；此一双关妙语^②当时不胫而走，传遍了省府的每个客厅，很快就扩散到了全城，引得省内人士整整一个月笑得合不拢嘴。

鸟先生闻名遐迩，还有另一个原因：那就是他爱搞恶作剧，爱开各种各样的玩笑，有文雅的，也有粗鄙的。因此，任何人提及他，无不马上补充一句：“这只鸟，真是无价的活宝。”

他身材矮小，挺着一个圆球似的大肚子，两片灰色的颊髯之间，夹着一张赤红赤红的脸。

他的老婆人高马大，神态凌厉，嗓门洪亮，处事果断，在自家店铺里充分体现了井井有条与精于算计的风范。她的老公则以自己嘻嘻哈哈的做派，来活跃店铺的气氛。

坐在这对夫妇旁边的，是卡雷—拉马东先生。他出身于更高的阶层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在棉纺业里颇有声望，地位举足轻重。他开了三个纺织厂，得过荣誉团骑士的称号，又是省议会的议员。在整个第二帝国时期，他一直是温和反对派的领袖。按照他本人的说法，他历来的行事方式不过是，先持反对立场，用钝器虚晃一招，然后再附和主流派，以求自己得到较高的身价。

卡雷—拉马东太太比丈夫年轻得多，鲁昂驻军中出身贵族的军官，经常从她那里得到安慰。她坐在自己丈夫的对面，娇小而漂亮，蜷缩在毛皮

大衣里，正用沮丧的眼光，瞧着这寒碜破旧的车厢。

坐在她身旁的是于贝尔·德·布雷维尔伯爵与夫人，他们的姓氏要算是诺曼底最古老、最高贵的姓氏了。伯爵是个派头十足的老绅士，并且刻意修饰打扮，竭力突出他在相貌上与亨利四世国王的相似之处。根据他的家族引以自豪的一种传说，亨利四世曾与布雷维尔家族的一个妇女有婚外情并使她怀孕，那妇女的丈夫便因此受封为伯爵，并荣升为该省的总督。

在省议会里，于贝尔伯爵与卡雷一拉马东先生是同僚，不过，他在省里代表了奥尔良立宪君主派。他是怎么跟南特一个小船主的女儿结为夫妻的，这始终是个谜。不过他的夫人确也雍容华贵，她还善于交际，技压群芳。据传，她曾得到过路易·菲力普^③的一名王子的爱恋，所以，整个贵族阶层都向她逢迎讨好。她的沙龙在当地要算首屈一指，是昔日风流情致犹存的唯一场所，一般人是难以进去的。

布雷维尔家所拥有的全是不动产，据说每年收入高达五十万法郎。

以上六位是马车上旅客的核心，他们是社会上经济收入稳定、生活安逸平静、有权有势的人士，是信奉宗教、讲究道德的正人君子。

巧得出奇，所有的女客都坐在同一条长椅上，伯爵大人的旁边还坐着两个修女，她们手里拨着长串的念珠，嘴里在念《圣父经》与《圣母经》。一个是老修女，满脸麻坑，就像劈面挨过一片霰弹似的。另一个身体甚为瘦弱，脸蛋俏丽，满面病容，胸脯瘪陷，显然她对宗教信仰已经痴迷入魔，使她情愿以身殉教并幻想超凡入圣，以致自己的躯体日渐羸弱消瘦。

在两个修女对面，有一男一女是车上旅客众目睽睽的对象。

那男的颇有名气，人称民主专家科尔尼代，他是所有上流社会人士眼中的危险分子。二十年来，他泡在有民主气味的咖啡店里，不断用大杯大杯的啤酒滋润他那把棕红色的大胡子。他父亲本是一个糖果商，给他留下了一份相当可观的财产，却被他与狐朋狗友吃得精光。于是，他就急不可待地盼着共和国早日再来，以获取他为革命喝了那么多啤酒之后应得的权位。九月四日^④那天，也许有人故意捉弄他，他真的以为自己被任命为省

长了。不料走马上任时，那些在办公室里掌了实权的杂役，却拒不承认他的资格，逼得他立即打了退堂鼓。好在他是个挺好说话的主儿，与世无争，乐于助人，于是，他又以无比的热情，全力组织抗敌守土的防务工作。他发动大家在平野上挖了一些坑，把附近林子里的小树全都砍倒，在每条大路上都设下陷阱。他对自己这些防御工事甚为得意，认为必奏奇效，所以待敌军一逼近时，他便急急忙忙撤回城里去了。现在坐在马车上，他想，自己到勒阿弗尔去，要比待在鲁昂更有用，那里正遭普军威胁，很需要构筑新的防御工事。

那个女的呢，是一个被人们称之为婊子的主儿。她由于过早发福而闻名，得了个名副其实的绰号叫“羊脂球”。她个头矮胖，浑身圆滚滚的，肥得油脂流溢，连一根根手指也是肉鼓鼓的，只有每个骨节周围才细一圈，皮肤紧绷而发亮，像一串短香肠。她的胸脯丰满挺拔，在连衣裙里高高耸起。她皮肤细嫩，明艳照人，叫人看着就怦然心动，因此其顾客可着实不少。她的脸蛋像一只红苹果，又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牡丹花。脸蛋上部，两只乌黑而美丽的眼睛闪闪发亮，长而浓密的睫毛映衬着眼波盈盈；她脸蛋的下部则是一张媚人的小嘴，两排细牙洁白明亮，嘴唇柔美湿润，简直就是专为接吻而造设的。

据说，她还有许许多多难以言传的媚人妙处。

大家一旦认出了她，那几个正派女士便放肆地交头接耳、评点议论了起来，说什么“婊子”啦，“社会耻辱”啦，等等。虽然是窃窃私语，但声音很高，引得羊脂球不免抬起头来，她把同车的旅客扫视了一圈，目光大胆，并无惧色，且带有挑战的神情。那些人立即都不吱声了，纷纷低下了头，只有鸟先生，还在用不正经的眼光偷偷地看她。

但不一会儿，那三位女士又开始交谈。有这女人在场，她们突然亲近起来，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亲密的朋友。面对这个无耻的妓女，她们似乎觉得必须拧成一股绳，以显示有夫之妇的尊严，因为合法的婚姻从来都鄙视淫行苟合。

那三个男人也同样如此，因为有科尔尼代在场，他们出于保守派的本能而互相亲近了，都以一种蔑视穷人的口气谈论各自的钱财。于贝尔伯爵历数普鲁士军队的进攻已经给他带来的损失，还有牲畜被抢、庄稼歉收可能带来的亏空，他说起这些，口气满不在乎，就像亿万富翁那样自信，似乎这些损失只会给他造成一年半载的拮据。卡雷一拉马东先生的棉纺业损失惨重，但他早有防范，先将六十万法郎汇往了美国，以备不时之需、解燃眉之急。至于乌先生，他也早作安排，将窖存的葡萄酒全都推销给了法军的后勤部，因此，政府欠了他一大笔款子，这次他去勒阿弗尔就是去取款的。

这三位先生一边谈，一边频频交换友好的眼光。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各不相同，但因为都有钱而感到彼此亲如兄弟，同属于大富豪行会，手一插进裤兜就弄得里面的金币哗哗作响。

驿车行驶的速度极慢，到上午十点钟，还没有走出四法里。有三段爬坡的路，男乘客都是下车步行的。大家开始担心，原定到托特吃午饭，现在看来，天黑以前也难以赶到。每个人都望眼欲穿，但愿能在途中发现一家小饭铺，却不料马车又陷进了一堆积雪，花了两个小时才好不容易脱离困境。

大家都愈来愈饿，饿得心里发慌，却仍然看不到一家小饭铺或小酒店。要知道，一是因为普鲁士军队逼近，二是因为饿狼般的法军部队曾席卷此地，附近的店家早都吓得关门停业，逃之夭夭。

只要路旁有农舍，车上的男士都要跑去找吃的东西，结果却总是失望，连一块面包也弄不到。因为农民生性多疑，早已把自家储存的食品都藏起来了，生怕路过的大兵饿红了眼，见到什么就抢什么。

将近下午一点钟，乌先生公开宣称，他已经饥肠辘辘，支持不住了。大家也都跟他一样，饿得心里发慌，由于要命的饿劲愈来愈折磨人，他们也就没有半点兴致来说话聊天了。

时不时，有人打个哈欠，紧接着就有人跟着打。于是，大家就轮番打

起来，有人张开嘴巴肆无忌惮地发出声音，有人举止文雅些，还用手去捂住往外冒热气的嘴巴，性格、教养与社会地位各不相同，打哈欠的方式也因人而异。

羊脂球好几次弯下腰去，仿佛要在自己裙子底下找什么东西，但每次都犹疑一下，看看旁边的人，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直起身来。每个人的脸都苍白无光，不时痛苦地抽搐。鸟先生说他情愿付一千法郎买一只肘子，他老婆做了一个手势要表示反对，随即又平静下来。每当她听说要花钱破费，总是心如刀割，甚至把玩笑话也当真。伯爵说：“的确的确，我是感到不舒服，我怎么没想到带些吃的东西上路呢？”他这么一说，大家都纷纷跟着责怪自己。

科尔尼代倒是带了满满一壶朗姆酒，他把这壶酒奉献出来，但大家都冷冷地谢绝了。只有鸟先生接受邀请喝了一点，递回酒壶时，他谢道：“还真不错，可以暖暖和身子，也可以解解饿。”两口酒下肚，他的兴致又上来了，就提议像歌谣里唱的那样，让大家把最胖的旅客分吃掉。这话显然是影射羊脂球，对几位有教养的人士来说，这实在是入耳。谁都不去应声附和，唯独科尔尼代笑了一笑。两个修女已经不再念经，双手插在肥大的袖口里，低垂着眼睛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肯定是在向上天表示她们的痛苦，以答上天赐苦之恩。

三点钟，马车驶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上，看不到任何村落的影子。这时，羊脂球突然弯下腰去，从长凳底下拉出一只蒙着白色餐巾的大提篮。

她先从提篮里取出一个陶瓷盆，一只小银杯，再取出一个大瓦罐，里面盛着两只已经切好了的鸡，周围满是结了冻的酱汁。大家看见篮子里还有一包包其他好吃的东西，馅饼啦，水果啦，甜食啦，等等，实在是丰富得很，足够在旅途中吃上三天。有了这些食品，三天之内就不必再沾旅馆厨房的任何油水。几大包食物之间，还露出四瓶酒的瓶颈。她拿出一个鸡翅膀，就着一个诺曼底地区叫“摄政”的小面包，细嚼慢咽地吃起来。

所有的目光都盯着她。接着，食物的香味散开了，刺激得大家的鼻孔张得大大的，嘴里流出了大量的涎水，耳朵下面的腮帮子也紧绷得发痛。几位夫人太太对这窑姐嫉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，简直就想把她宰了，或者把她扔下车去，连同她的酒杯、篮子与所有的食物，全都扔进雪地里。

然而，乌先生的眼睛发着光，盯着那只盛着鸡的瓦罐，他说道：“妙得很，这位太太想得比我们周到。有的人总是事事有先见之明。”羊脂球听了，抬头看着他说：“您，想来一点吗，先生？从早上一直饿到现在，可真叫人难受。”乌先生点头致意，说：“说老实话，我还真不能拒绝呢，我饿得实在挺不住了。战时就得说战时的话，是不是呀，太太？”说着，他向周围扫了一眼，接着又说：“碰到眼前这种情况，有好心肠的人乐于助人，可真叫人高兴。”他正好有一张报纸，就把它摊在面前，以免弄脏裤子，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一把随身带的小刀，用刀尖挑起一块裹满了冻汁的鸡腿，用牙齿撕开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他吃得那么心满意足，不顾身份，在车里引起了一大阵痛惜的叹气声。

不过，这时羊脂球又以谦恭柔和的声音，邀请两位修女也来分享她的便餐。这两人立即就接受了，她们结结巴巴说了两句感谢的话，眼皮也没抬就赶快吃了起来。科尔尼代同样也没有拒绝他这位芳邻的邀请，跟两个修女一道，把报纸摊在膝上，拼成一张临时饭桌。

这几张嘴开始不停地一张一合，大吃大嚼，酣畅淋漓地吞咽着。乌先生在一个角落里闷头大吃，不遗余力，还低声劝他老婆跟着效仿。乌太太抵制了好一阵子，后来饥肠辘辘，痛苦难当，只得屈从。于是，乌先生十分委婉地问他们的这位“可爱的旅伴”，能否允许他给自己的太太拿一小块鸡。羊脂球粲然一笑，答了一声“当然可以，先生”，说着就把瓦罐递了过去。

打开第一瓶红葡萄酒之后，出现了一个难题：只有一只酒杯。于是，大家只好把酒杯一个一个传递下去，轮流喝。前一人喝后，把杯子抹一下，后一人再喝。只有科尔尼代与众不同，他偏要选择在羊脂球唇迹未干